



板凳坐得三年冷

——为《雍正高邮州志》点校本点赞
□ 许伟忠

陈友兴先生原是我在高邮师范学校的同事,现为扬州科技学院副教授。陈先生潜心于地方文史的研究,在史实的考证和辨析方面尤见功力,此前已先后在《扬州地方文史论丛》《扬州大学学报》《扬州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高邮之平阿域名考》《覆盖城略考》《蒋济故里考》《孟城之由来考》和《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之高沙辨析》等与高邮文史相关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当第一次听陈先生说要为《高邮州志》点校本的时候,我仍然颇感吃惊。

主持《雍正高邮州志》纂修的是高邮州知州张德盛。诚如斯人所言:“郡邑之有志,与史家相表里者也。”志书“上纪天文,下述地理,中道人事。且天地之气运日新,人事之增加日盛。前者既往,后者方来。”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文献,是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教化、资治等功能。高邮志书是记载高邮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文献,是高邮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见证。高邮之有志始于何年,远莫可稽。张德盛《重修高邮州志》序云:《高邮州志》明初之后“一修于隆庆六年(1572),一修于国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明隆庆《高邮州志》,与300年前张德盛所见相同。

所谓“盛世修志”。张德盛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高邮知州,莅任越七载,时和岁稔,四境辑宁,政通人和,百废俱举。“见邮志多残缺,遂慨然以修辑为己任。”(邓绍焕《重修高邮州志》序)乃与州儒学邓绍焕、汪士璜两先生暨里中绅士商定重修,并亲力亲为,“考往迹,举时事,搜遗闾陋,耳目为劳”,历时八月,于雍正二年(1724)编次成书。雍正《高邮州志》承前启后,弥补了隆庆志、康熙志的残缺,为后来者修志、续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且与乾隆、嘉庆志比较,篇幅适中,考核精严,版式清晰,想必这也是陈先生选定其进行点校的重要原因吧。

我自退休前后,因涉足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而于《高邮州志》接触较多。现存有明隆庆和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高邮州志》,道光续增、光绪再续以及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尽管高邮市志办或南京图书馆藏有刻本,但是一般人借阅很不容易也很不方便。原因在于:馆藏线装刻本保存至今,殊为珍贵,轻易不肯示人当可理解。近年网络兴起,虽有了《高邮州志》各版本PDF电子文档,但是文言、繁体、竖排、无句读,加之残缺不全、漫漶不清等因素,无疑都大大增加了阅读难度。虽说《高邮州志》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但委实是一本难啃的工具书,相信许多与我一样的地方文史爱好者皆会有此同感。由此而萌生一个期盼:拥有一本既是原汁原味又能方便使用的《高邮州志》。

重版《高邮州志》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影印本。将仅珍藏于南京图书馆、高邮市志办的《高邮州志》影印再版,出版者无须花太大精力,只需将原版影印照排即可。如此,可使期盼拥有者能如愿所偿,且保持了原书的真实面貌,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然原书文言、繁体、

错看人

□ 陈其昌

老父亲在世的时候,曾对原单位拖欠退休工资和报销医药费难有过微词。其事迹仍在:“拖欠工资已经三个月,医药费又不报销。我将去菱塘桥一趟。”这不是信,是夹在书中的一张纸,应该是写给他自己的。后来,实行退休工资的社保制度(含医保),一切问题皆解决了。每到年晚,总有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问候,然后让他填写表格并签名。工作人员见他笔迹刚劲、娴熟,说:“想不到老太爷还写得这么一手好字。”他们哪里知道,老父亲从小练字十多年。

我的爱人到某处填表,有一位工作人员问:“你会写字吗?”我爱人说:“凑乎着写。”她的字比我好,尤其是签名。

20多年前,我的一个外孙女上幼儿园回家,见我爱人正认真地看书。她家书多,我爱人做过家务事就看书,这也是我爱人的一乐。外孙女问:“婆婆,你

竖排、无句读的格局依旧,于一般读者阅读使用仍不方便。二就是陈友兴先生选择的点校本。采用横排简体汉字,加以现代标点。还要校正志书中明显的缺失和讹误,对少数难读难懂的艰涩文字给予必要的注解。点校本虽然改变了原书的版式格局,然毫无疑问的是,将大大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使用,其使用价值不是影印本所能比拟的。

古人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我所以对陈先生做点校本感到有点吃惊,首先在于其工作量之浩繁。《雍正高邮州志》志文篇幅约27万字,如此大量的文言文输入,繁体字转简体字,竖排改横排,读出句读并加以标点,如此等等,皆亲力亲为。可以想见,陈先生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而艰辛的劳动。其次,完成对《高邮州志》的点校,并非仅仅辛苦就能奏效的。诚如汪士璜《重修高邮州志》序云:“古人论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史。”同样,没有扎实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古文字的功底,要想对付《高邮州志》,完成“点校”之工程,那恐怕只能是望洋兴叹而已。

《雍正高邮州志》点校本付梓之日,笔者有幸先睹书稿为快。粗粗浏览,感慨良多。《诗》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陈先生祖籍兴化,长期在邮城工作,娶妻生子,早已将高邮作为又一故乡。阅读书稿,从全书校阅之谨严,点注之精当,深深感受到陈先生对古城高邮、对历史典籍《雍正高邮州志》的那份敬畏之心。而对原书缺漏、错讹的辨析和厘正,尤见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功底和谨严的治学态度。譬如《建置志公署》之“道正司”,隆庆志注为“在玄妙观内”,雍正志注为“在元妙观内”。同一道观,为何有两个不同名称?陈先生经考证推断,“元”字“本为玄,避康熙帝玄烨讳”。雍正志收录知州张德盛《重修州城记》,有句“自甲辰二月始,阅月而工毕”,其中“阅月”与文意不合,文字似有缺漏。陈先生参照乾隆志校勘,在页下注出“当为阅数月而工毕”。《人物志廉节传》之《贾良璧传》载:“上亲问曰:‘两子皆宜,汝老人得毋喜乎?’”陈先生指出“毋”为“毋”之误,“得毋”语意方贯通。《人物志文章传》之《张经传》有“子瞻心爱子由才”句,“瞻(胆)”意思不好理解。陈先生由下文的“子由”推断“子瞻”应是“子瞻”之误。虽补出或厘正往往仅只一字,恰恰体现出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物产志花蜀葵》的原文注释仅有“有红菱黄菱钱子蜀葵有干叶单叶”14字,如何标点,陈先生自觉有些把握不定,遂转请对植物、花卉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帮助审定,体现出“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诚、踏实的治学态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著作名之以“点校”可谓实至名归。

记得有这么一副楹联:“板凳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也有写作“十年冷”的,总之一个意思,要把学问做得扎实,文章写得实在,就必须坐得住冷板凳。陈友兴先生是坐得住冷板凳的,他的孜孜矻矻、勤勉不懈的努力,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轻松和方便。如今《雍正高邮州志》点校本已经由广陵书社出版面市,相信必将大有益于高邮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必将为广大有志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所钟爱。

识字吗?”我爱人打趣道:“翻翻画人子看吧!”我女儿回家得知此事,嗔怪外孙女:“你糊涂透顶,外婆是师范毕业,能不识字?”

我的一位女婿在某电视台上班已有多年。有一次节日加班,他穿着一大衫、大裤衩,脖子上挂着毛巾,脚穿一双布鞋,赶去上班。行至电视台大门口,却被一位保卫人员挡住,要查验证件,方可放行。

这方面做得好的还是汪曾祺夫人施松卿。其长相像伊丽莎白女王,言谈举止,很有风度。有一次邮递员送包裹单到她家。其时,她上身穿一件旧毛衣,下身是一条没有罩裤的绿棉裤。开门以后,邮递员见了这位家庭妇女,有点犹豫,冒出了一句话:“老太太,您识字吗?”施先生没说什么,就在包裹单上签名。她不责怪邮递员小瞧了她,这就是施先生的风度。

初冬,冷雨。走进老高邮人民公园,也是如今的抗战最后一役文化园。

门口一株高大的银杏树披着耀眼的金黄,兀立在苍茫中,与文化园锈红沧桑的耐候钢建筑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片片银杏叶飘零在凄风冷雨中,胜利广场上残破的正义之剑直指苍穹,让人心生痛惜。不由想起70多年前,也是12月,也是冬日冷雨中,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在高邮这片土地上打响。

随着指示牌,我走进抗战甬道,重温那段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历史。

甬道通体采用锈红色的耐候钢材料,寓意沧桑、鲜血,让人一见便不觉心情悲壮、沉痛起来。

甬道共分14个雕塑单元,象征14年抗战。雕塑墙首先讲述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儿女奋起抗击、日寇宣布投降等大背景,随后展示了高邮战役前后若干精彩华章:三垛河伏击战,高邮战役打响,净土寺塔下火攻日伪军,南门城墙外用土制火箭、风筝发起宣传攻势,受降仪式上日寇弯腰向新四军递上投降书。

抗战甬道尽头便是胜利广场,眼前顿时开阔起来:一大片下沉式广场,可以注入清水,形成镜面效果。广场西南角是一组名为“光辉时刻”的大型白色圆雕,1945年12月26日,日寇被围歼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高邮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广场南侧是“民族胜利墙”,上面镌刻着“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16个大字。

广场北侧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馆名是原解放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上将周克玉题写的,枣红底金字,敦实的行书,颇显将军儒雅坚强之风骨。从大门外一眼便能看出纪念馆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顶部的雄鹰造型、两侧细致的穗纹,还有罗马柱、花玻璃窗等,都告诉人们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有历史的地方。是的,这就是侵华日军当年在高邮的司令部——洪部,也是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是扬州唯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纪念馆内,通过大量展牌、照片、沙盘、老物件、老报纸、旧文件、连环画、油画、蜡像等生动再现高邮战役概况、重点场景、意义

1973年8月25日,我们从泰州城里来到高邮湖西的送桥公社戴庄大队戴庄生产队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只有生产队订有一份报纸,还不一定轮到他们看。

两到三个月才能看一次露天电影。每逢放电影,不论什么题材的影片都是人山人海,好像赶集似的。有时为了看一场电影或戏剧,我们甚至赶到菱塘公社和邗江县的公道桥。

在我的记忆中,农闲时节或农活不是太忙的时候,当地农民打牌、赌博比较普遍。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扑克牌更是紧俏物品,有钱都不容易买到。当时家父在泰州人民印刷厂工作,虎牌扑克、天坛牌扑克是这个厂的产品之一,但专供出口创汇,内销的极少。家父通过关系常能买到一些3角7分钱一副的等外品扑克,让我带到乡下,分发给农民。他们往往如获至宝,一副扑克打烂了不能再打,才舍得换一副新的。

当地一种扑克牌的玩法叫做“打杠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赌博性不是太强,颇有趣味的娱乐活动,带有聚餐“吃碰头”的性质。我也参与过多次。

我伫立大运河畔,极目西望,高邮湖碧波微漾,水天一色,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镶嵌在十里邗沟、千年古道。俯首凝视,京杭运河大水奔流,白浪滔滔,犹如一条晶莹的玉带,依偎着古韵邮城、沃野水乡。东堤一边:远方深处,新区广厦,高楼林立,蔚为壮观;近旁脚下,老街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我遐想着,倘若能遨游苍穹,俯瞰高邮大地,定是一方水景如画的仙境。那方圆万顷的高邮湖,南北延伸的大运河,仿佛悬浮在高邮的天空,时而静谧地荡漾,时而灵动地飘拂,澄映着千年古韵邮城、广袤无垠水乡。(高邮湖、大运河谓之“悬湖”“悬河”。)这是一片奇异独特的水乡美景,不似梦幻胜似梦幻,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这是人类文明的杰作。

于是,水呵护着一座拥有7000多年文明史、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韵邮都。高邮大约宋代起始,开启南北水关,引运河水,通市河,贯穿城区南北水道,护城河、市河、运河以及东门外的运盐河,形成较为合理的配套水系。因河多而桥多,从南

公园草木盛

□ 韩粉琴

从抗战最后一役纪念馆南大门左转折向东,是“晚晴园”,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题签,书风为当年流行的“毛体”,优游潇洒。这是一处供离退休老干部活动的场所,整体设计简洁大方,内有会议室和若干教室、活动室,室外还布置了假山喷泉回廊,漫步其间,很是怡然。

晚晴园再向东走一二十米,便是英雄广场的主建筑——烈士陵墓和高邮人民英雄纪念碑。黑色卷轴式英烈墙上镌刻着1600多位烈士的名字。“高邮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耸立,与周边雪松的冷峻、翠竹的清逸、梧桐的高大、枫叶的红艳自然融合、交相辉映。碑铭是上世纪50年代高邮老文化人张也愚先生题写,一直沿用至今,9个红色大字庄严道劲。

英雄广场前后左右均建了大大小小、不同式样的亭台楼榭,供人们歇脚或者观赏。“水月轩”“揽月楼”等亭台匾额是本地书家所写,隶书中透着几分秀气。

从西到东,细看这一处处建筑、一处处匾额题签,我真觉得这是一处奇妙的园子,庄严气息与烟火气味、过去与现在、官与民、死与生,无缝对接,无有违和感。

烈士墓向北就是老人民公园,有荷塘、水榭亭台、拱桥,有健身步道、环流河道、篮球场,有水杉、枫树、杨柳,有梅花、桂花、玫瑰……草木葳蕤,生机勃勃。

早上,晨练的人们三五成群,打太极、做健身操、耍剑、跑步,迎着晨曦朝阳,释放生命的活力。

下午,钢架敞棚里坐着一二十桌的人,不约而同前来打牌搓蛋、喝茶聊天,揽月楼上传来京剧票友咿咿呀呀的曲调,唱出生活的闲适。

晚上,公园道路上有人在散步消食,还有大妈们认真练习广场舞,舞出对生命的依恋。

放眼望去,与抗战胜利广场最匹配的大约是满园枫树。枫叶正红,似血,坚韧顽强,霜叶红于二月花。

公园草木盛,邮城烟火暖。

打杠子

□ 俞建秋

这种扑克玩法一般4人打牌,3人也是可以打的。一人“当锅”(当地人称呼专门烧饭的人),牌局开始前先定下终结时的目标分数,可以是1000分,也可以是2000分。这种扑克游戏,以传统的“争上游”记分方式进行,扑克牌中的“5”算5分,“10”和“K”各算10分,总分100分。打完一牌各自清点自己所得分数,记在自己名下,并与上一牌得分相加,直到其中一人达到目标分数后即告结束。打牌前,当锅的就开始杀鸡烧鱼,再加上韭菜炒鸡蛋、青菜烧百叶几个农家菜,已忙得差不多了,于是5个人的聚餐就开始了,有时还喝点廉价的散装白酒,也算慰劳自己吧。

酒足饭饱之后,当锅的开始洗锅刷碗,收拾残局。“打杠子”的人也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账是这样算的:除去率先达到目标分数者,其余未达到目标分数的3人,3人所差的分数之总和再除以聚餐所用钱数,即可知道3人各自应付多少钱了。率先达到目标分数者和当锅的是不须付钱的。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不知这种“打杠子”的娱乐方式还在当地流行吗?真想再去第二故乡看一看。

水韵家乡

□ 刘小平

往北依次排布着南石桥、高公桥、承志桥、三元桥、半边桥、税务桥、塔沟桥……因河多而与水相呼应的地名比比皆是,南水关、北水关、琵琶闸、养丰闸、马饮塘、运盐塘、月塘、荷花塘、大

淖河边、海子河边、臭河边、御码头、水部楼、盐河口……如今,遍及城里城外的河名、桥名、地名,带着蕴含水文化的灵秀之气,传承着水文化的历史积淀,仍然沿用着。

于是,水编织着一方沃野河网。因有水,水乡民歌应运而生,一首《数鸭蛋》像水一样流动,透着水的灵气,唱红高邮湖,唱红里下河,唱红全中国。当年水乡民歌受邀进京演出,让周总理听了连声夸好,被毛主席、周总理拉在身边合演留念,至今高邮人传为佳话。

于是,高邮因水人杰地灵,孕育了多少伟大的灵魂,孕育了多少独立的文化人格。宋朝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清朝经学家、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汪曾祺……

于是,高邮因水魅力迷人,历久弥新。